



经典之美

王正 著

凤凰出版社

经典之美

◆ 王正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经典之美 / 王正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506-2161-9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7341号

书 名 经典之美
著 者 王 正
责 任 编 辑 韩凤冉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161-9
定 价 2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7572508)

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意大利〕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自序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重温经典，是审美愉悦，是精神享受。

“经典”承载着人文传统、精神价值和美学趣味，读“经”，便是为了传承其文化价值。由于经典比起一般的作品，意蕴更丰富，语言更精美，更经久耐读，因此，一个人穷其一生也读不完所有的经典，甚至连一种经典也未必能完全、透彻地体悟和理解，莎士比亚永远说不完读不尽。并非经典本身难懂，真正的经典总是既“高大上”，又“接地气”，雅俗共赏，有时候竟达到妇孺能解的程度。但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创性，又自然生成“沉思”和“精妙”的魅力，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让人“凝视”，并构成见仁见智的多维阐释空间。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空，只进入“经典”的某一维度，领略到“这一个”的美好，而“经典”其他维度的新美，则有待于继续穿越，有待于“重读”，去发现“经典”更为丰富独特和意味深长的韵致。

“重读”，是以“闲雅”的心境对“经典”细细品味。时间的

沉淀,如大浪淘沙,更能显露“经典”本真的意义,也更能在经典一读者之间形成心灵对话和精神默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为“经典”下过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①可见,经典值得反复阅读,百读不厌;经典无论你重读多少遍,仍然充满新奇感,有新发现新启迪,始终意犹未尽余味无穷;经典只要你一开始接触,就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每句话都说到你心坎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②,让你感到“心有戚戚焉”,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这本小书,是我十年来读书治学“心有戚戚焉”的个人心得。分为三部分:甲编,传统文化经典;乙编,中外文学经典;丙编,学术理论经典。贯穿其中的,是古往今来文人雅士的审美情怀、精神趣味以及他们日常生活的独特方式。而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综合传统的考据功夫和现代的学术理念,采用“我注六经”、“文本细读”等治学路径,通过对“经典”的“重读”,还原和恢复历史的场景、人物的心迹和经

①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②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典的本意。

在传统文化系列中,《论语》中的核心概念“仁”,复杂多义,充满悖论^①。我在融通各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概括为“亲子之爱”、“忠恕之心”和“成人之美”三个层境,并以“至善”作为“仁”的最高境界,力求对“仁”作出更为准确、清晰、完整的理解。以内在之诚、外在之和来阐释“中庸”的节制之美,比克服“过”和“不及”的“恰到好处”,更贴近“中庸”的本义。“思无邪”历来释为“道德纯正”,本书借于省吾的文字学考据“邪一圉”(边陲)互证,结合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等新文献,实现孔子诗学的美学转向:诗之“无邪”,乃博大精深,无边无涯,给人以无穷的审美愉悦和思想启迪。“庄周梦蝶”的寓言解读,学术界已大致形成物我两忘、本真自然、永恒追问、人生如梦、个性自由等五种观点,而本书将“梦蝶”界定为人类追求烂漫天性和自由境界的心理原型,以彰显天性之弥足珍贵。《周易·谦卦》“坤”“艮”相连,构成独特的文化意象,外显大地之沉静,内蕴高山之卓越,以此形容君子风度,比较契合“谦”之深意。

在文学经典文本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关雎》,以“名士风流”的独特气质解读“魏晋风度”的文人圈,以个体存在哲学解读《孤独者》的魏连殳,将《平凡的世界》置放于当

^① [美]杜维明:《孔子〈论语〉中的“仁”》,《东西方哲学》1981年第31期。

代小说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凸显其爱情叙事的“文化情缘”，用电影语言学分析哥特式电影《剪刀手爱德华》，总结出“青春意象—雕刻时光”的艺术规律，等等。这既是为解读经典寻找贴切角度的学术尝试，又是在寻求艺术欣赏中的新发现。文学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理性言说方式，她的意象和隐喻，蕴含着更多的弦外之音，在为阅读增加趣味的同时也增添了难度。海德格尔通过“向死而生”的命题，指出逻辑的抽象的语言难以表述人类幽微复杂的情感体验，而诗性的文学语言，倒是可以和幽深的情感世界相通，可以表达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表达那种无形的美感，达到“诗一言一思”的浑然一体。文学语言将思想诗意图化，所以，解读时既要还原思想，也要还原诗意图，还原其整体的美感。

至于学术理论研究，本书对文学理论界一直纠缠不休的“审美—文化”之争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辨析，以求“诗性—文化”之间的相融和贯通。城市的文学想象，以北京和上海作为互文性的“双城记”，以北京“茶馆”、“天桥”和上海“红房子”、“霞飞路”作为文化地标，以老舍的北京画像和张爱玲的上海书写作范式，这虽然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富有特殊的情味。北京的“儒雅”和“侠义”，上海的“时尚”和“小资”，如同丹麦的美人鱼和阿拉伯的神灯，构成了一个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和象征符号，在现代和时尚中散发出淡淡的乡愁和诗意，蕴藏着“经典”所特有的怀旧味道。而关于

城市“历史一街区”、“市民趣味一名流情怀”的叙事，我们始终在世界城市文化学术前沿的视野中观照个人的城市体验。也正是在这种“空中视角—地面视角”相交汇的宽广视野中，我们对老舍的“民俗画”和张爱玲的“参差美学”，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当然，这样的“重读”和“理解”，既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痛快淋漓，也有闭关面壁苦思求解的困惑艰辛。在闲雅的阅读趣味中，仍然保持着学术沉思的本能，仍然追求“博雅”与“专深”的兼顾^①。当然，这种悦读中的专业性，毕竟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体大虑精”的做法，而是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逐一深入思考。不求理论框架之宏大，唯求阐释细节之精深。

读书人之爱书，非外力所致，乃天性使然。所以重读经典，即便苦思冥想，也是乐在其中。何况，更多的时候总是如沐春风。甚至是无论苦乐，仍一往情深。我家曾遭大火，当火势扑到书房门口的刹那，消防队员及时赶到。这于我极具文化象征意义：读书人的生命得以延续，重读经典的机缘得以延续。今年，我又在席殊书屋改行之前将那里的十个书橱买下，仿佛将“书屋”搬回家了，不仅是为了那些书橱的清雅，

^① 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32 页。

为的是回味“买书—读书”的温暖记忆，以及与经典相逢的精神喜悦。

世间沧海桑田，而“经典”永恒。

时空斗转星移，而“仁心”不变。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自序 001

甲编 我注六经 001

1. 半部《论语》治天下 001
2. 思无邪 028
3. 知白守黑 042
4. 像庄子一样潇洒 049
5. 《周易》中的哲理 062
6. 禅心欢喜 069
7. 王国维“三境界”辨 078

乙编 文本细读 085

1. 《关雎》的文化阐释 085
2. 《世说新语》片段解读 093
3. 《项脊轩志》的喻象 102
4. 孤独与绝望 105

5. 重读《背影》	113
6. 平凡的世界,浪漫的爱情	117
7. 尚未舒展的生命之美	136
8. 《剪刀手爱德华》镜像分析 ...	142
9. 名著撷英	155
丙编 理论视野.....	167
1. 审美特质与文化视角	167
2. 城市的文学想象	173
后记.....	192

甲编 我注六经

1. 半部《论语》治天下

中国人，对孔子敬若神明，仰之弥高。下面一句足以证明：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①。

在儒道互补的中国，这样的品评无疑有偏爱儒家之嫌疑。但无独有偶，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也认为“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这就不是“偏爱”，而是文化学者共同尊孔子为中国文化传承与开创的中心人物，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凡阅读传统经典，就无法绕过“孔子—论语”这座高峰。

① 这句诗题在蜀道馆舍壁间，作者佚名。最早收于《唐子西文录》，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引述以评价孔子。

阅读经典，伴随而来的是问题意识。在百家文化的竞争中，为什么儒家学说能胜出，成为显学、国学，其最大优势是什么？董仲舒选择独尊儒术，或许出于个人的阅读趣味，充满历史的戏剧性和偶然性，但历代尊儒重教以至于科举写作均打上“代圣人立言”的烙印，就不是简单的“偶然”所能解释了。儒家学说历经“焚书坑儒”、“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等屡次颠覆性打击，仍然“春风吹又生”，它何以构成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典型事件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读出两个字“吃人”。显然，“五四运动”在现代民主科学的激情裹挟下，将清朝腐朽、中国积弱统统归因于儒家思想的僵化，对孔孟之道难免有诸多误读的地方，譬如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同于孔孟的“礼教”，无视孔子时代强调“道始于情”，以“忠恕”之道充分尊重人性人情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当时思想学术界所谓的“片面深刻”。当这样的集体无意识退潮后，文化的海滩上，人们又重温儒学的精神拾贝。孔子仕途挫败，命运跌宕，却备受后人崇仰，被圣化、神化，其个人魅力何在？论语被奉为国学，成为治国、教育和人生修养的思想经验，这在其他“失败者”的历史书写中，从未有过。儒学的崛起、不朽、圣化，可谓思想史上的奇迹。

在阅读史上，将这种文化奇迹渲染到极致的，应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载，坊间传闻宰相赵普一生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宋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究竟。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赵普的回答，灵动巧妙，意蕴丰富，“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既可以理解为只精读一本《论语》，也可以理解为以《论语》为核心延伸开去读万卷书，但所学都围绕论语的微言大义，以论语为思考的中心，阅读积累是有精神根基的。无论精读一本还是将一本作为博学的起点和归宿，《论语》对治国、修身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凭借半部《论语》就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整部《论语》的巨大文化价值。

因其具有重要价值，故整部《论语》的微言大义，人们穷其一生都难以透彻理解，值得反复阅读。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读《论语》，都能温故知新，产生新的感悟。

由于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可以从《论语》这部书里获得精神资源，因此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与《论语》的哲学思想、精神实质高度熔铸在一起的。《论语》就是实际上的中国人的人生教科书，或称人生哲学。

前人阅读“孔子一论语”，曾入两大误区，一是根据“述而不作”的字面意思，认为孔子只会口述思想不会著书立说。其实，孔子不但善于促膝谈心，也工于著述。虽然他的著述

不属于个人的“创作”，但整理考订，极具学术含量。“《春秋》一出，使乱臣贼子惧”，一出手就是足为后世典范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并非长于高谈阔论短于写文章之意，而是“述—我注六经”，还原经典著作的原意，经考订完善，使其更系统、精准和清晰，真正阐扬了儒学之微言大义。“作—六经注我”式的个人随意发挥。“述而不作”是指孔子治学严谨到位而言。早在孔子出世之前，周公在西周就实践过儒家的礼乐文化，周朝八百年的强国史，足以证明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所以儒家思想并非自孔子起源，但经过孔子考订整理，揭示了思想价值所在，使思想内涵深切明了，深入人心，被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儒学从此流传天下，却不得不归功于孔子的精神劳动，因此奉孔子为儒家系统理论的奠基人，也合乎情理。二是认为《论语》乃对话、聊天的记录、汇编，零散不系统，殊不知孔子与弟子间的日常对话、促膝谈心，均是其思想长河的星光灿烂，点点星光又汇聚成河，因此，在断章式的聊天背后，隐伏着孔子幽微精妙的思想脉络和理论体系。譬如，《论语》涉足最多的，就是自成系统的四个关键词：“礼乐”，指向人格风范；“仁爱”，指向核心价值；“中庸”，指向思维方式；“弘毅”，指向实践路径。

一、礼 乐

孔子幼年“嬉戏”的主要内容，是经常端上“俎豆”之类的

礼器,操练正规的礼仪^①。从小习礼,是为了继承士族“文质彬彬”的好传统^②。孔子家族由殷商皇室后裔,逐渐沦为士族,但一直保持着高贵的血统,在精神气质上一直追求贵族风范。孔子成年后,曾到洛阳“问礼于老子”^③,询问了关于日食祭礼等疑难杂症^④。由儿时习礼和洛阳问礼可知,孔子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学习目标是“礼”,心中一直纠结的问题也是“礼”。孔子之所以钻牛角尖,是因为研究“礼”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小问题、怪问题都不放过;除了研究的深度外,孔子以“竭泽而渔”的方式钻研“礼”的问题,显然要在“礼”的问题上达到“不惑”的境界,在言行举止上合乎“礼”的规范,让人无可挑剔。

在孔子自身的成长历程中,其学习的主要内容,至少在童年至青年这段时期,是以“礼”为中心的。而他引为精神偶像的周公,就是在西周以“制礼作乐”治理国家而闻名,孔子显然是因为爱周礼而爱周公,他在弥留之际还以最近未曾梦见周公为莫大遗憾。当他对周礼了然于心之后,他才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提出了极高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

① 《史记·孔子世家》谓“常陈俎豆,设礼容”,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六,第1906页。

② 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页。

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七,第2140页。

④ 李长之:《孔子的故事》引《礼记·曾子问第七》记述,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